

德國——

一個冬天的童話

海 涅 著

艾 思 奇 譯

讀書出版社刊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海 涅 著

艾 思 奇 譯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0915B



出版社
行

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原 著 者 海 涅

譯 者 艾 思 奇

出 版 者 讀 書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七十一號

重慶民生路七十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實價

元

序

下面的詩，是我今年一月在巴黎寫成的。當地的自由空氣尖銳地貫注在許多章節裏，遠遠超過了我原來的願望，我會繼續把一些不適合德國氣候的東西加以沖淡和刪削。雖然如此，三月間當我把原稿寄給我的漢堡的出版者，仍然有許多的顧忌被提出來要我考慮。我必須再一次進行那令人討厭的修改工作，修改到使嚴肅的聲音不必要的更加鈍滯，或者用幽默的鈴聲輕快地完全把它掩蓋。有些赤裸裸的思想，我在急躁不安的心情中又把它們的無花果葉扯掉，（註）對於矜持而多忌諱的耳官，恐怕會有點傷害。這使我抱歉。但我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比較偉大的作家，都會犯過類似的過失。我不想把亞里士多芬提出來為這樣的辯解作證，因

【註】『無花果葉』，是裸體雕像上用以遮蓋陰部的飾物。

〔 2 〕

爲他是一個執迷的異教徒，而且他的雅典讀者們，雖然享受了一些古典教育，却很少懂道德。把西萬提斯和莫里哀給我作證要好得多；前者的著作是爲着兩大州郡的高等貴族們而寫的，後者是爲着凡爾賽的大君主和大宮庭！啊！我忘記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十分資產階級化的時代，我很遺憾的預料到，斯普里河上（要不就是阿爾斯特河上）有教養的階層中的許多婦女們，對於我寒愴的詩章會要輕蔑地皺起那多少有些灣曲的鼻子！但令我抱着更大的遺憾預想到的，是那國粹主義的僞君子們的救命呼聲。他們現在帶着嫌惡的感情，和政府走着同一的步調，並享受着檢查官們充分的寵愛和尊重，能在日報上說話，而在這裏他們所攻擊的敵人，就是後者的無上統治權的敵人。我們從心底裏武裝起來對抗這些穿着黑、紅、金三色制服的狂妄的走卒們的不滿。我已經聽見他們合唱了：『你竟敢誹謗我們的彩色，你這祖國的叛徒，法國人的朋友，你想把萊茵割讓給法國！』放心吧你們，我會尊敬你們的彩，倘若它是值得尊敬的，倘若它不再是懶惰而卑劣的兒戲。把黑、紅、金色的旗子，培植在德國思

想的高峯上，使它成爲自由人類的旗號，那我就願意爲它付出滿腔熱血。放心吧你們！我愛祖國也不比你們差。正爲着這樣的愛，才使我十三年的生活都在亡命中渡過。也正爲着這樣的愛，我又回到亡命中，說不定要永久流亡下去，而無論何時絕不墜泣，或做出一種愁眉苦臉的難堪樣子。我是法國人的朋友，也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只要他們是有理性和善良的。同時因爲我還不是那麼愚蠢和卑劣，以至於希望那同屬於人道主義之選民的我們德國人和法國人犧牲頭顱，來滿足英國與俄國的利益，來引起這地球上一切貴族地主與僧侶們幸災樂禍的笑聲。放心吧！我決不會要把萊茵割讓給法國，只爲着非常簡單的理由：因爲萊茵是屬於我的。我是自由萊茵河的更極自由的兒子，我的搖籃時代就在它的岸上，我不能設想萊茵河可以屬於任何其他人，而不屬於土生土長的孩子。要我把亞爾薩斯洛林合併到德意志帝國來，自然不是想得那麼容易的事情。因爲那塊地方的人民，由於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所獲得權利，由於那些非常適合資產階級的興趣，而對於廣大羣衆的胃口却不够滿足的平

〔 4 〕

等法律和自由憲章，是密切地與法國關係着的。自然，亞爾薩斯和洛林人也可能和德國結合起來，倘若我們把法國開始了的東西完成，倘若事實上表現出這優越點，一如我們在思想上所做的，倘若我們能向這思想的最後結論突進，倘若我們把君臣關係加以摧毀，一直到它最後的藏身地，一直到天上，倘若我們把現世界人間裏生活着的上帝，從墮落中挽救出來，倘若我們成爲上帝的解放者，倘若我們使窮困的被剝奪了幸福權利的人民，使被蹂躪的天才和被污辱了的美麗獲得他們的地位，如我們偉大藝人所說過的和歌唱過的一樣，也如我們，我們年青人所希望的一樣——真的，不只是亞爾薩斯和洛林，就是全法國那時也將會歸向我們，全歐洲，全世界，——全世界也會成爲德意志的。我常常夢想到這樣的使命和世界權威，當我在樹樹蔭下散步的時候。這就是我的愛國主義。

我將要在最近的一部著作裏，再來發揮這一個主題，用最後的決心，用斷然的大胆，總之，用忠誠。對於強硬的反對論，我將會給以尊重，只要他是出自一種確信。就是最粗魯的敵對態度，在這種

情形下我也將會忍耐地予以寬恕，我甚至於願意向白癡進行解說，只要他表現了真誠。我的全部無言的輕蔑，是要送給那沒有氣節的小醜，他由令人討厭的忌妒心或骯髒的私人惡念出發，想要在輿論前面來毀損我良好的名聲，爲此還用了愛國主義的假面具，要不就用宗教的或道德的假面具。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德國新聞界的無政府狀態，就在這一點上，常常受到一種高度技巧的利用，使我簡直不能不爲之驚異。實在的，舒錫特列並沒有死，他還活得很久，並且好多年來就是文學盜匪，在我們無法無天的日報森林裏活動，隱藏在每一株灌木和每一片葉子下面，聽從他們尊嚴的主子，最輕微的口哨指揮。

還有一句話，『冬天的童話』算是目前經霍夫曼和參姆伯所出版的『新的詩章』的末卷，爲着要能够單獨出版，就必須把這詩交給監臨在上官廳去領受特別的照顧，而新的更改和刪削，就是這更高裁判的收穫。

亨利·海涅。

1814, 9, 17, 於漢堡。

一 新的歌

淒涼的十一月，
日子已漸漸陰鬱，
風把樹葉摘落，
我走上了德國的旅途。

來到國境，
強烈的心跳就振感着腳底。
並且，真的，
連眼淚也開始滴落。

聽見了德國的語言，
使我有異樣的感覺，
只像如我的心臟，
極愉快地流盡了血。

[2]

一位小小的琴女在歌唱，
用真的情感，
和假的嗓音，但這彈唱，
却使我非常動心。

她歌唱着愛，和愛中的恨，
歌唱着犧牲，
歌唱着那天上的，更好的世界裏的重逢，
說那兒沒有愁恨。

她歌唱着地上的眼淚，
歌唱那一瞬即逝的狂歡，
歌唱那被華光照耀着的靈魂，
他們是沉醉在永遠的歡悅中，在彼岸。

她歌唱的是古時絕望的曲調，
是在民衆痛苦哀泣的時候，
能將他們送入昏睡中的，
那天上的催眠曲調。

我知道這些旋律，這些歌詞，
知道這些詞句的作者大師們。——
他們在屋裏私自飲酒，
在門外却假意用水勸人。（註一）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讓我替你們製作——
我們要在地上，
建築起天國。

我們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願老是飢腸轆轆，
再不願把勤勞的兩手獲得的東西，
拿去飽那吃閒飯的肚腹。

爲着一切的人們，
這地上有足夠的麵包產生。

【註一】 『屋裏飲酒門外勸水』指偽善的僧侶，女孩所唱是宗教方面的歌，故作歌者爲僧侶。

〔 4 〕

玫瑰花呀，長春樹呀，美呀，樂呀，
甜碗豆呀，也能同樣孳生。

是的，豆莢裂時，
甜碗豆便是屬於萬人的，
天上的樂園嗎？
讓你們天使和麻雀拿去！

我們若能生出翅膀，
那時要到天上將你們拜訪，
那時我們——我們要叫你們飛回地！，
來把上等的果物一頓飽餐！

新的歌，更好的歌，
它和笛，提琴一樣暢快地响着。
懺悔的歌聲止息了，
喪鐘也沉默着。

處女歐洲，
和美麗的自由天使訂婚，

他們擁抱，
他們正迷醉於最初的接吻。

雖然沒有僧侶的祝福，
這仍是合法結婚，
萬歲呀，這訂婚的男女！
萬歲呀，他們未來的子孫！

我的歌，是結婚讚美歌，
是更好的，新的歌，
最高感激的星光，
在我的心中閃灼。

感激的星光，它會熱烈的焚燒，
熔流而成火燄的河川。
我感到自己變得無比的堅強，
我甚至能破擊壇！

踏上德國的國土以來，
惡魔的液體便流貫了我的全身。

〔 6 〕

巨人再一次觸到了他的母體，
他身上就又有新的力量長成。（註一）

【註一】 『 巨人 』 指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他在
戰鬥的時候把自己的身子觸在大地上
（大地是他的母親）即能發生不可戰
勝的力量。

二 稅關的檢查

女孩顫動着歌喉，
彈唱着天國的幸福，
這時普魯士的稅關人員，
正在搜查我的行李什物。

他們都在搜求，
翻亂了手巾、褲子、和衣服，
他們要搜求的是，
花邊、珠玉、和違禁的書籍。

可憐虫們！你們竟在行李中搜求？！
在那兒甚麼也尋找不出！
我從旅途上偷運來的違禁物品，
只在我的頭腦裏藏着。

〔 8 〕

在頭腦裏我藏着精巧的花邊，（註一）
比布魯塞或麥雪恩所產的更精良。
倘若打開了它，
它就錐刺你們，推倒你們！

在頭腦裏我藏着寶石，
有未來榮光的金剛石。
有新的神聖，未知的巨人們的
聖堂中的寶物。

並且還有許許多多的書籍！
我敢保證說：
我的頭腦是壓縮了的，
許多書籍鳴囀其中的鳥巢。

就是惡魔的文庫裏！
也沒有比這更壞的書籍，
它是更極危險，

【註一】 花邊原文爲 Spitze 兼有錐刺之意味。

勝過法列士勒本的著作。（註一）

一個旅客站在我的身旁，
他告訴我，說我已在眼前
看見了普魯士的稅關同盟，
看見了稅關巨大的鎖鑰。

『稅關同盟』——他說——
『是我們國粹的基石，
『分裂了的祖國，
『藉此可以統一。

『它把外表的，所謂物質的統一，
『賜與了我們。
『爲着精神的思想之真正的統一，
『又有書籍的檢閱。

【註一】 法列士勒本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德國詩人，1842年因出版一本『非政治的詩』被辭退布累斯勞大學教授職位。

〔 10 〕

『檢閱把內的統一，

『思考和冥想中的統一給與了我們，

『內外同齊統一的德國，

『是我們的必要物。』』

三 無聊的亞琛

在亞琛寺的古寺院裏，
埋葬着卡羅路，麥根努，（註一）
不要把他誤認作那
活在夏本的卡爾，麥耶爾。（註二）

我不願做皇帝而死，
埋在亞琛的寺院裏，
這遠不如做最小的詩人，
活在納加河畔的斯徒凱爾特。（註三）

連狗也厭倦了亞琛，

【註一】 Karolus Magnus 就是中世紀的查理大帝。

【註二】 Karl Mayer, 詩人。

【註三】 Stukkert

匍匐在街上求人；

『外來人啊！踢我們一脚吧！

給我們解一解憂悶！』

在這無聊的村市裏，

我各處徘徊了一陣。

又看見了普魯士的軍人

仍然沒有多大變更。

仍是那高高的紅領，

配着那灰色的大衣，

那紅色，正如克爾納歌唱的一樣，

那象徵着法國人的血液。（註一）

仍是木頭般迂腐的種族，

每一個動作仍然是直角，

而那面容裏却有着

凍凝了的高傲。

【註一】 Koerner (K.T) 一七九一一——一八

一三德國愛國詩人。

仍硬直着像踩高蹺，
仍蠟燭似擺架子，
好像曾經吞下了
那用來鞭打他們的棍子。

是的，刑棍並沒有消滅，
他們還把它放在心裏，
親惹的『你』會仍然
使他們追念舊時的『彼』（註一）

那長的髷鬚，不過是，
新式的束髮罷了，
舊時向後垂的鬚束，
現在却垂吊在鼻梢。

騎兵的新服裝倒好，
我應該加以讚美，

【註一】『你』（Du）是親密的第二人稱。
『彼』（Er）原是第三人稱，古語借
用作對下級的第二人稱。

〔 14 〕

尤其是那尖盔，那有着
向上指的鋼鐵尖頭的盔。

這真有騎士風度，使人想起
古代優美的傳奇故事，
想起夢特浮根，城堡夫人約漢娜，（註一）
想起男爵福格，烏蘭，蒂克。

使人美妙的想起中古時代，
想起那些扈從與衛士，
他們背上背着勳章，
內心裏包藏着忠實。

使人想起十字軍，騎士的競技，
想起那求愛，和對女人的虔誠奉侍，
想起那沒有印刷出來的信仰時代，
那時還看不見報紙。

【註一】 『夢特浮根的約漢娜』是一八〇〇年
Kotzebue (A. F. 1761 — 1819) 的一
部戲劇。

真的，真的，我喜歡盔，
它表現着最高的机智，
這是一種壯麗的奇想，
有不少錐頭和尖刺？

但是，只怕有了雷雨，
像這樣的尖頭，就容易
把天空的近代電火，
引進你浪漫的頭裏。

並且，一旦若有戰爭，
就要買許多輕巧的頭巾，
因為中世紀的重盔，
會防害你們的行軍。

在亞琛的驛舍招牌上，
我又看見了那大鳥，（註一）
我深深厭惡的大鳥！
用毒眼，牠注視着我。

【註一】 當時普魯士專制政府的旗幟。

你這醜惡的鳥，什麼時候
你若落在我的手裏，
我就撕去你的毛羽，
用斧斬斷你的腳爪。

然後把你放在竿上，
高高地向空中撐起，
再召集萊茵河的槍手，
來一次痛快的射擊。

誰爲我把鳥射落，
我送給這勇士王笏和王冠，
我們要吹起喇叭，
向他高呼；『萬歲，國王！』

四 科隆的廟宇

很遲的傍晚，我來到科隆，（註）

那兒聽見萊茵河流的水聲，

德國的空氣已經向我吹燭，

我感到了它的影響。

那兒有很合胃口的晚饈，

我喫了火腿和煎蛋，

因爲它鹹得太够，

我又得喝了萊茵葡萄酒。

萊茵酒，總是像黃金一樣，

在綠色高腳杯裏放光，

你多飲了幾杯，

就覺得一片芬芳。

【註】 科隆 Koeln 或 Kologne

芬芳的刺激是那麼甜蜜，
使人快樂得無法自抑！
我不由地向朦朧的夜色中走出來，
走進有回聲的街巷裏去。

石造的房屋都向着我注視，
好像要告訴我一些故事，
告訴我那無法稽考的，
聖都科隆遠古時代的歷史。

是的，這兒曾經有修道的人，
渡過他們虔敬的一生，
這兒有烏里希·封·胡騰所描畫過的，
那支配一切的黑暗人。（註）

【註】 胡騰 Ulrich von Hutten 有名的神學者，詩人，演說家，路德的主要信徒之一，一五二三年死，『黑暗人』Dunkermann 是胡騰為反對科隆的僧侶們在他的著作裏用過的名詞。

這兒會有僧侶和尼姑，
跳過中世紀的堪堪舞。（註一）
科隆的門徹爾，霍赫斯特拉頓，
曾在這兒寫過他有毒的告密信。（註二）

這兒會有柴堆發出火燄，
把書藉和人命一齊吞嚥，
同時禮拜堂却發出鐘聲，
並歌唱『上帝愛人』。

愚昧和惡行向人媚誘，
好像那無秩序的街頭羣狗，
現在還有子孫的血痕，
令人想起他們那信仰的仇恨。

【註一】 堪堪舞，（ Can Can ）中世紀一種猥褻的舞蹈。

【註二】 門徹爾（ Menzel ）反動的歷史家，
霍赫斯特拉頓，（ Hochstraten ）舊教派的修道士，是路德的最初反對者之一。

〔 20 〕

然而看吧！在那月光裏，
一個龐大的體軀，
它聳立着，像惡魔般漆黑，
它就是科隆的廟宇。

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獄，
狡猾的教皇至上論者曾這樣想：
『有着這樣巨大的監牢，
德國的理性就會衰亡了！』

然而却走來了路德，
喊出了他偉大的一聲；『停着！』
就從那一天起，
中止了廟宇的建築。

它沒有被完成——這正好，
正因為它沒有完成，
它就給德國的力量，
和新教的使命作了紀念標。

你們廟宇同盟可憐的騙子，（註一）

你們想用軟弱的手，
去繼續那中斷了的工作，
完成古舊的暴君的城堡。

愚癡的妄想！絕望地
你們搖振着募捐袋子，
甚至向異教徒和猶太人乞求施捨，
一切都是空的，都沒有結果。

偉大的佛蘭茲·李士特，
來爲廟宇奏樂，也是無益，
雄才大略的君主，（註二）
來發表演講，也於事無濟。

它不會完成了，那科隆的廟宇，

【註一】 一八四二年在科隆組織的反動宗教集團。

【註二】 雄才大略的君主，指普魯士王威廉第四。

即使有夏本的愚人們，（註）
爲着它的繼續建造，
運來了滿船的石塊。

它不會完成了，不怕有一切，
烏鴉和鴟梟的叫吵，
他們受慣了舊式的教育，
總愛在教堂高高的塔頂停佇。

是的，甚至還有這樣的時辰，
人們不但不把它完成，
還要把它內部的空間，
改變成一間養馬的廐房。

『把廟宇變成馬房，
那還有神聖的三位帝王，
他們是住在廟內神龕裏的，
我們將把他們來怎樣辦？』

【註】 夏本：Schwaben、

我聽見這樣質疑。但我們處在
我們的時代，還有什麼顧慮？
神聖的三位帝王是東方來的，
他們也可以到別地方去。

就依我的勸告，把他們
裝進那三個鐵籠裏，
它們高掛在明斯特的一座塔上，
塔的名字叫聖藍伯蒂。（註）

三巨頭中如有一個不在，
就把另外的人找來，
找一個西方帝王，
來代替東方的帝王。

【註】 聖藍伯蒂教堂塔頂上三個鐵籠原是裝着
被處死刑的三個宗教改革領袖的屍體。

五 父親萊茵

我來到萊茵橋邊，
歇息在岸旁堡壘的前面，
我看見父親萊茵在流動，
流動在沉靜的月光之中。

『久違了！我的父親萊茵，
『你一向過得怎樣？
『我常常記起了你
『對你懷着熱望和想念。』

我說着，就聽見水的深底裏，
發出全然異樣的，幽怨的聲音，
就像老年人輕咳似的，
一種曉舌和輕微的呻吟。

『歡迎你，我的青年！我很高興，

『因為你沒有把我忘記，

『我已經十三年沒有見你，

『在這中間我過得很不順利。

『我在璧白利地方吞下了石頭，

『那滋味真的够受，

『但在我胃裏壓得更重的，

『却是尼古拉·白克的詩句。（註）

『它歌吟着我，以為我

『還是最純潔的處女，

『以為還不會有人，

『把我榮譽的金冠奪去。

【註】 璧白利（Biberieh）是一個商港碼頭，
 基地是用沉在河底的石頭築成。尼古拉
 白克（Niklas Becker），青年詩人，
 1840年寫了一首詠萊茵河的詩，很有
 名，詩的第一句是：『不讓他們佔有萊
 茵河。』

『我聽見這糊塗的詩
『真想摘盡我這白色的鬚鬚，
『我真想淹死了我，
『在我自己的水裏！

『我並不是純潔的處女，
『法國人就知道得很詳細，
『我的水會有多少次數，
『被他們用來洗濯勝利的武器。

『糊塗的詩，糊塗的東西，
『他卑劣的毀謗了我，
『他甚至使得我
『在政治上丟了臉。

『因為如果法國人們現在回來，
『一定會得把我羞死，
『雖然我會流淚禱告上帝，
『希望他們再能回到此地。

『我是永遠那麼愛着他們，
『那可愛的小小的法蘭西人，——
『他們還照常唱歌跳跑嗎？
『他們還穿着白色的小褲子嗎？

『我很願意和他們再見，
『但我却害怕被人嘲笑，
『爲着那令人咀咒的歌，
『爲着那樣的毀謗。

『阿佛烈·德·繆塞，那頑皮少年，（註）
『也許會成爲他們的先鋒，
『他也許會成爲一個鼓手，
『向我敲打出最壞的嘲諷』。

【註】 繆塞（Aefred de Musset），法國詩人，和法國女作家喬治桑德戀愛，結果很不幸，他曾寫了一首詩答覆白克，有這樣的句子：——『我們會要佔有你們的萊茵河。』

這樣苦訴着的可憐的父親萊茵，
他簡直不能使自己平靜，
我於是說了許多安慰的話，
想振作他的心情。

『哦！不要怕！我的父親萊茵，
『不要怕那法國人們的譏刺，
『他們自己不是從前的法國人，
『他們所穿的也是另外的褲子。

『那褲子是紅的，而不是白的，
『並且還縫着另外的扣子。
『他們不再唱歌，不再跳跑，
『他們垂着頭，像在深思。

『他們不研究哲學，並且談到，
『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
『他們吸煙，他們喝酒，
『許多人還要去玩投球。

『他們已成了俗物，全像我們，
『而那結果還更惡劣。
『他們已不再是服爾泰，
『他們變成了恆斯登伯爾格。(註)

『不錯，他還是一個頑皮少年，
『那阿弗列·德·繆塞。
『但用不着害怕，我們有辦法，
『鉗住他那卑劣的毒舌。

『他若向你敲出惡意的嘲諷，
『我們就給他宣揚一個更壞的，
『我們用喇叭大聲給他吹出
『他在美貌的婦女中間的悲劇。

『安靜了吧，父親萊茵！
『不要再去想那惡劣的詩句，

【註】 恆斯登伯爾格 (Hengsterberg)，神學者，1802年生，普魯士反動教會的領袖。

〔 30 〕

『你馬上就會有更好的詩——』

『我們再會吧！願你安息。』

六 屬 吏

伯格尼尼的身邊，
常隨伴着一個親近者的精靈，
有時是狗，有時是去世了的，
喬治·哈理士的現形。（註）

每一件重大的事情發生，
拿破崙總看見一個浴血的人，
蘇格拉底也有他的靈魔，
而且並不是頭腦裏的造作。

我自己，在夜間，
一坐到書桌前面，
就常常看見一個人，蒙着臉，

【註】 伯格尼尼（Paganini）即意大利有名的
提琴家。

陰森森地站在我的後邊。

在披肩下面，他藏着一件東西，
奇特地閃着光的東西，
拿出來，一定是屠刀，
我想，一定是殺人的屠刀。

他就像塑立着的彫刻，
那眼球就像兩顆明星；
他也不來妨害我的寫作，
只在那兒靜靜地站定。

我已經多年沒有見他了，
這位奇怪的兄弟，
現在他又突然出現，
在科隆寂靜的夜裏。

我沿着街道漫步沉思，
又看見他在後面跟我。
他就好像是我的影子，

我站定了，他也跟着停腳。

停着腳，好像他在等待什麼，
我開始走起來，他又跟着我，
我們就是這樣，
走到廟宇廣場的中央。

我不能忍耐了，轉過身來，
向他說：『告訴了我吧，
『你爲什麼總在路途上跟我，
『在這夜的荒地裏？

『我常常在這樣的時候和你相見：
『當我的心胸裏生出了
『世界的感情，當我的頭腦裏，
『射過了精靈的閃電。

『你這樣死死地釘着看我——
『告訴我，你藏着的是什麼，
『那披肩下面祕密地閃着光的？

『你是誰？你要幹什麼？』

他却用嘶啞的聲音回答，

甚至還有的點迂緩，

『我求你，不要驅逐了我，

『並且也不要聲張。

『我不是過去的幽靈，

『也不是墳墓裏的草蓆，

『我沒有很多哲學的性質，

『修辭學也不是我的朋友。

『我的生性是實際的，

『我永遠是沉默而且寧靜，

『但你知道，你心裏想到什麼，

『我就做，我就實行。

『多少的年月都過去了，

『我却從沒有休息，

『除非你所想的都變成實際。

『你想着，而我，我就在處理。

『你是法官，我是差使，

『我用僕人的訓服替你執行，

『執行你所高興的判定，

『即使這判定並不公平。

『古時羅馬的執政官，都有一個屬吏，

『替他拿着屠刀，走在他的前面。

『我也是你的屬吏，但你的屠刀，

『却應該跟在後面。

『我是你的屬吏，我始終不變地，

『拿着閃光的殺頭的屠刀，

『跟在你的後面，我是

你的思想的實踐。』

七 夢裏的自由

我回到屋裏睡眠，
像睡在天使的搖籃裏，
德國的床是這樣溫柔，
因為被褥裏都襯着毛羽。

我常常是多麼懷念啊！
這故鄉的被褥的祕密，
當我臥在堅硬的床板上，
在失眠的亡命夜裏。

在我們這毛羽的床上，
人就會睡得很好，夢也甜美。
德國的靈魂在這兒就感到自由，
像脫却了一切塵世的繫累。

它感到了自由，並且
向高高的天空飛起。
德國的靈魂呀！你的飛翔是多麼
值得驕傲在你的夜夢裏！

你飛近神靈，神靈，也要失色，
在你飛行程途中
甚至無數的星宿，
也要被你翅膀掃走。

法國人和俄國人佔有了的陸地，
海洋是屬於英國人的，
我們的支配權却不用說，
只是在夢中，在天空的王國裏。

在這兒我們撐握着領導權，
在這兒我就不會被摧毀，
而其他的國民們，
却是在平坦的地上發展。

當我睡熟了時，我就夢見，
我又在明朗的月光下面，
沿着古舊的科隆城裏的，
有回聲的街市漫步遊走。

並且在我的後面又走着
那黑色蒙臉的隨行者。
我是那麼疲勞，膝蓋戰慄了，
但我仍不斷的向前行走。

我們向前走去，我的心臟，
在胸中裂開了，
紅色的血的點滴，
滑出這心的傷口。

我屢次用手指蘸血，
屢次在路途上，
用我的血液，
在人家的門柱上塗染。

當我每次用這方法，
給一間房屋做標記的時候，
遠處就傳來一聲喪鐘，
悲哀的呻吟着，聲音很幽縹。

月亮在天上變成了蒼白，
它愈更愈更的陰鬱了，
粗獷的雲影追逐着它，
就像黑色的駿馬。

而那黑暗的人影，
却仍然帶着隱藏的屠刀，
老是跟隨着我，
我們就這樣走了很久。

我們走了又走，
終於走近廟宇的場所。
門是大開在那兒，
我們就走進了廟裏。

夜和沉默和死，
支配在巨大的空間裏，
到處點燃着許多吊燈，
是爲着襯托出黑暗的勢力。

我長久的沿着柱子漫遊，
耳朵裏只有那隨行者的
腳步的聲響，就在這兒，
他也還是步步緊跟着我。

我們終於來到一個地方，
那兒有乍明乍滅的燭火，
有閃耀着的黃金和寶石，
三帝王的禮拜堂就在這裏。

神聖的三個帝王，
平時是靜靜的睡在這裏。
哦！真奇怪！現在他們却在石板上面，
坐得端端整整！

奇技地修飾着的三架屍骸，
把王冠戴在那發黃的，寒愴的，
頭蓋骨頂，還有王笏，
也握在那枯骨的手裏。

他們移動着那久死的骸骨，
就像一些傀儡。
他們散佈着霉臭，
也散佈着燻煙的氣息。

其中的一個而且還搖動着嘴，
發出一篇長長的長長的演講；
他向我竭力解說，說爲什麼
他渴望着我的敬仰。

首先因爲他是死人，
其次因爲他是帝王，
第三因爲他是聖賢——
這全得不到我的同感。

我回報他的是譏笑的心情，——
你的努力全是徒然！
我知道你是過去的東西，
不論在任何一點。

讓開！從這裏讓開！深處的墓穴，
才是你們天然的住所，
生活馬上就要前來沒收，
這些禮拜堂的財寶。

馬上就有快樂的騎兵隊，
要來駐紮在這廟裏，
你若不好好走開，我就要
用暴力，用棍棒來趕你。

我說着，就轉過身來，
看見沉默的隨行者的可怕的屠刀，
發着駭人的光閃——
這隨行者，他明白了我的目語。

他走近來，用屠刀，
把那迷信的骸骨
斫成碎粉，他是無情地，
把他們打倒了。

這打擊的回聲，從園屋頂裏
轟震出來，使人戰慄。
我的胸中湧出了血的急流，
而我也就突然驚醒。

八 密爾海姆的回憶

從科隆到哈根的郵車，價錢是（註）
普魯士洋五他列爾六格洛舍。
不幸郵車都客滿了，
我只好乘僱用的馬車。

是濕潤而灰色的秋末早晨，
泥濘中車輛像在掙扎。
雖然是這樣惡劣的路途和天氣，
我全身却充滿着甜蜜的快意。

這正是我故鄉的空氣！
發熱的臉頰覺到了它的吹息！
那陸路上的糞土，
也是我祖國的污泥。

【註】 哈根 Hagen

馬兒搖動着尾巴，
 像舊的相識那麼親切，
 他們糞便的小球，在我眼裏，
 也正像阿塔蘭的蘋果一樣出色。（註一）

我們馳過密爾海姆，這城市很秀麗，（註二）
 人們是沉默而且勤力，
 我前次來到這兒，
 是在卅一年的五月天裏。

那時的一切都裝飾着鮮花，
 太陽的光線也在發笑，
 鳥兒唱着熱戀的歌，
 人們都在希望，在思考。——

他們想：『瘦癯的騎士們，

【註一】 Atalante 希臘故事中的人物。她被希彼內士（Hippemnes）用三個金蘋果打敗。

【註二】 密士海姆 Muelkheim

『不久該會走開了，
『那時就要從鐵製的長瓶裏，
『把餞行酒給他們傾倒。

『然後自由才會來臨，帶着遊戲和舞蹈，
『帶着那旗幟，那紅、白、藍的旗子。
『也許他還要從墳墓裏，
『擁出拿破崙一世，即使是個死屍！』

啊！上帝！騎士是照樣留在此地，
而且這些騙人的東西，
初來時是紡錘一樣的瘦癯，
現在却養成了肥大的肚皮。

這些蒼白的惡漢，他們的外表
都像有着慈愛，希望，和信仰，
後來都濫飲了我們的葡萄酒，
都長上了一個血紅的鼻管。

自由也變成跛腳，

它不再跳躍，不再橫衝直撞。
那巴黎的三色旗幟，
也只能在塔上悲傷地眺望。

那皇帝曾經再度崛起，（註）
無奈英國的蟲蛆，
又把他改變成靜默的人，
他只好讓人再來葬埋了自己。

我會親眼看見他的葬儀，
看見金色的靈車，
上面有金色的勝利天使，
載着那金色的棺材前進。

通過凱旋門，
又走過伊利賽的原野，
穿過濃霧，踏過白雪，
迂緩的推進着送葬的行列。

【註】 皇帝指拿破崙一世。

音樂是悲痛到不能成聲，
寒氣凍木了奏樂的人們，
軍旗上的大鷹顧盼着我，
那樣子也很憂悶。

人們都好像着了魔障，
舊時的回憶使他們茫然——
大帝國的美妙夢境，
再一次死灰復燃。

那一天我哭了，
淚水湧出我的眼眶，
當着我聽見那久被遺忘了的，
親切的呼聲：『萬歲國皇！』

九 哈根的中餐

從科隆出發，
是在清晨的七點三刻時分，
午後三時我們才進中餐，
這時我們剛到了哈根。

桌上都罩着台布，這兒所吃的，
全是德國古式的肴饌。
你好呵？我的捲心泡菜，
令人消魂的是你的茶香！

嫩綠的白菜加上燻栗，
這是我兒童時代吃過的東西，
故鄉的乾鱈魚，你好呵！
在奶油裏看你遊得多麼伶俐！

在一個癡情者的心裏，
故鄉總是一天天地更覺高貴，——
雞蛋和燻鰱魚，
蒸黃了更合我的口味。

香腸在滾油裏歡唱，
畫眉鳥加上蘋果醬，
這是正直的燒烤小天使，
『歡迎』——她這樣對我叫喚！

『歡迎，老鄉』！——她這樣叫喚——
『這兒你是缺席得太久了，
你跟着外國的雀鳥，
在外國流蕩得太久了。』

桌上還站立着一頭鵝，
她是一個靜默的，溫良的傢伙，
當我和她都還年幼的時候，
她也許還熱愛過我。

她向我瞥了一眼，是那麼有深意，
那麼熱誠，那麼忠實，那麼傷感。
她的確有着優美的靈魂，
但肉質却不很柔軟。

又來了一個豬頭，
盛在錫盤的中央，
在我國，豬的嘴鼻上，
仍老是飾着月桂的圈環！

十 威士特法崙的弟兄

離開哈根時已是夜晚，
我感着一種透澈五臟的
異樣的寒戰，到了恩那時（註一）
才在客店裏取得了溫暖。

那兒我看見一個可愛的姑娘，
親切的她給我倒了五味的酒漿，
金絲一般的是她的捲髮，
兩眼是柔和得就像月光。

輕細的威士特法崙的語調，（註二）
我又得來快樂的欣賞。
多少甜蜜的記憶從酒漿裏蒸出來，

【註一】 恩那！ Unna,

【註二】 威士特法崙： Westfalen

使我對那可愛的弟兄們發生了回想。

那可愛的威士特法崙人，我常常
和他們痛飲，在格廷根地方（註一）
我們要飲到互相交頭擁抱，
一直醉倒在桌底的地上。

可愛的，善良的，威士特法崙人，
他們是那麼永遠令我喜歡，
人是那麼忠實，那麼可靠，而又堅強，
不做任何一點虛飾和誇張。

他們鬥劍時的立姿是多麼漂亮，
帶着獅子的心一般勇敢，
在第四段和第三段的衝刺時，
他們的手法顯得多麼專誠，多麼力強。（註二）

【註一】 格廷根：Goettingen

【註二】 第四和第三段的衝刺原文是 Quarte
和 Terze 是外國擊劍手法的術語。

他們善於飲酒，善於打仗，
他們向人伸出手掌，
來表示友愛時，他們就會痛哭，——
老櫟樹也多情善感。（註）

上天保佑你，高貴的人民啊！
它會祝福你的種子的播散，
它將保護你，不要受戰爭，虛名，
英雄和英雄行爲的摧殘。

他會讓你的兒子，
常常受到小小的試探，
再讓你的女兒，
變成可愛的新嫁娘，——阿門！

【註】 櫟樹（Eiche）是在德國生長很多的樹，被德國人看做忍耐，堅強，勇敢的象徵。

十一 秃陀堡的森林

這是秃陀堡的森林，
會被塔西圖描寫過的。
這是古典的泥沼，
華流士曾在裏面藏匿。（註）

這兒他被柴魯斯基的酋長打敗，
被赫爾曼，那值得尊敬的英雄，
德意志民族取得勝利，

【註】 塔西圖（ Tacitus ）古羅馬歷史家。華流士（ P. R. Varus ）古羅馬帝國的將軍，紀元後六年做了日爾曼人組成的軍隊司令，在向北侵略的行軍中，引起了日爾曼人大反抗，被赫爾曼（ Hermann 羅馬名叫 Arminiuo ）打敗在秃陀堡（ Tentobusger ）森林，全軍覆沒而自殺。

就在這泥濘之中。

若不是赫爾曼和他的
金髮的遊牧人民一戰而勝，
德意志就不會再有自由，
我們就都要變成羅馬人。

那時我們祖國裏支配着的，
將只是羅馬的語言和規矩，
灶的女神將被供奉在閔興，（註一）
夏本人都要被稱做公民。

恒史登帕格將是一個腸卜者，
會在牛羊的肚腸裏搜索，
奈安達將是一個占掛人，
守望着那一羣羣的鳥雀。（註二）

【註一】 閔興（München）即慕尼黑。

【註二】 奈安達（Neander）柏林有名的神學者和教會歷史家，1830年死。腸卜者（Haruspex）羅馬時用牲畜的肚腸占吉凶的卜人。占掛人原文 Augur，是觀察鳥羣的飛向占吉凶的人。

比爾希·裴費會得要喝松香酒，
就像那羅馬婦女的行爲。（註一）
據說她們這樣做了，
會叫小便也有特別的香味。

勞麥將不是德國的 Lump，
他將是羅馬的 Lumpazius，
弗來理格拉士將要寫無韻的詩，
就像高貴的。Flaccus Horatius。（註二）

那粗暴的叫花子，甲安老爹，
他將被稱作 Grobianus。

【註一】 比爾希·裴費（Birch Pfeifer）有名的演員和動人的戲劇的寫作者，生於 1800 年。

【註二】 勞麥（Raumer 1781—1873）德國反動歷史家，Lump 卽流氓。弗來理格拉士（Freiligrath 1810—1876）德國的抒情詩人。

Me hercule ! 馬斯曼也要講拉丁語，(註一)
被稱作 Marcus Tullius Massmanus 。

愛真理的朋友，將被驅到競技場上，
去和獅子，鬘狗，狼犬等撕鬥，
而不是在小冊子上，
去對付那些走狗。

我們將只有一個尼羅皇帝，
而不是三打多的君王，(註二)
我們會切斷了自己的血脈，
爲着反抗那奴隸總管。

雪林會全然是一個色納卡，
在同樣的困境裏殞沒，

【註一】 甲安 (Jahn 1778—1852) 德國的體育學家，反動的國家主義者，(Grobianus) 卽暴徒。馬斯曼 (H. F. Massmanon) 1797—1874) 德國的體育學家和語言學者。

【註二】 尼羅 (Nero) 羅馬的暴君。

對我們的柯耐流士我們會要說道：

Cacatum non est pictum. (註)

謝謝上帝！赫爾曼打了勝仗！

他趕走了羅馬的人們，

華流士和他的軍團都敗倒了，

我們還照樣是德國人。

我們是德國人，還說着德國的語言，

就像我們曾經說過的同樣的語言，

騙子仍叫做 Esel 不叫做 Asinus，

夏本人仍是夏本人，並不改變。

勞麥仍是一個德國的 Lump，

並獲得了勳章，上面有大鷹的標幟。

【註】 雪林 (Schelling 1775—1854) 德國古典哲學家。色納卡 (Seneca) 羅馬哲學家，曾做過尼羅的師傅，紀元65年後被尼羅以反叛嫌疑命其自殺而死。柯耐流士 (H. Cornerius 1783—1867) 德國畫家。

弗來理格拉士仍用韻語寫詩，
並沒有成了賀拉慈。（註）

謝謝上帝，馬斯曼並不講拉丁語，
比爾希·斐費也只寫點戲劇，
她並沒有喝松香酒，
像那妖媚的羅馬婦女。

哦！赫爾曼，我們要把這歸功於你！
人們爲着你——這是當然的事情，
在德特摩爾建立一座紀念碑，
而我自己也會列名。

【註】 賀拉慈即 Horaz，亦即前面 Elacus
Haratius 的德文縮寫，是羅馬的有名
詩人。

十二 狼的嗥叫

在夜的森林裏，車馬顛簸着
向前進行，突然有爆折的响聲，
一個車輪脫臼了，使我們停下來，
這實在令人有些氣悶。

駕駛者下了車，跑進村子裏。
我獨自留在森林的中心，
來渡過這午夜的時光，
周圍聽見一種嗥叫的聲音。

這是豺狼，牠們嗥叫得
這樣粗野，還帶着飢餓的聲音，
就像黑夜裏的明燈一樣，
燃燒的眼睛閃出幽微的光明。

牠們確知道了我的到來，
這些野獸們，爲着向我表示敬仰，
牠們來給森林點燈，
並表演了他們的合唱。

這是夜樂，我明白了，
這是來慶祝我，
我立刻振作我的姿式，
用熱情的態度起來演說：

『狼弟狼兄們！我今天很榮幸，
『得停留在你們的中心，
『這兒有很多高貴的情感，
『包含着熱愛向我吼吟。

『這一瞬間給我的感動，
『是宏大到無法計量，
『啊！這樣美麗的夜樂，
『我是永遠也不會遺忘。

『我感謝你們的信任，
『這是你們給我的光榮，
『這在每一次的試煉關頭，
『你們都有確實的證明。

『狼弟狼兄們！你們對我沒有懷疑，
『你們不會落進無賴們的陷阱，
『他們會向你們造謠，
『說我已加入了狗羣。

『說我就要做羊檻裏的
『樞密顧問官，說我將會背信，——
『這樣卑劣的謠言，
『全不值得我來辯明。

『我有時也穿上羊皮，
『這只是爲着取暖，
『相信我，它決不能移動我，
『使我對羊的幸福也存幻想。

『我不是羊，我不是狗，
『不是樞密顧問，也不是潤嘴鯊。
『我仍是一個狼，我有着
『狼的牙齒和狼的心。

『我是一個豺狼，也要和豺狼們
『一起常常發出叫之聲，
『信賴我，並救助自己，
『那時上帝也會救助你們。』

這就是我的演辭，
是毫無準備的辭令，
柯爾卜把來刊進『一般新聞』裏，（註）
却被刪削而成了畸形。

【註】 柯爾卜（Kolb）是一般新聞的編者。

十三 不幸的救世主

太陽在帕得波恩上昇，
呈現着非常敗壞的容顏，（註）
她實際上渡着可厭的生涯——
要照亮這頑劣的地面。

她把地球的一面照亮了，
又帶着光輝飛跑，
當她趕去照另一面時，
原來那面又變成了黑牢。

西錫福斯的石頭老向下滾，

【註】 帕得波恩：Paderboan

達耐登的吊桶永遠不會裝滿。（註）

太陽要照亮地球，
也只是徒勞往返！

當着晨霧已經消失，
我看見那個人的塑像，
聳立在曙光中的路旁，
他是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每看見你一次，我總有
滿肚子的憂愁，我的親人，
你想要使世界解放，
你這全人類的救主，你這癡人！

【註】 西錫福斯：（Sisyphus）希臘神話裏的人物，他建設了科林多市，而成爲王，性情非常狡猾詭詐，死後被冥府罰他把不斷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推上山去。
達耐登（Danaideu）希臘神話人物，她受父親命令在結婚的晚上殺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被罰在地獄底裏要她打水裝滿一個沒有底的桶。

他們把你虐待了，
那些高級議會裏的大人先生，
誰叫你也毫無顧忌，
敢對教會和國家大發議論。

你不幸生在那樣的時代，
那時印刷術還未發見，
否則你會寫得一本書，
發表你對天的意見。

倘有諷刺世人的文句，
檢查官會得替你塗去，
你蒙受了檢查官的恩典，
也許就會把磔刑避免。

啊！只要你在山上的教訓，
換成了另外的言語，
你有的是足夠的才氣和能力，
就能够保護你的利益！

【 68 】

兌換商人，銀行家，甚至都給你
用鞭子趕出廟宇，
不幸的狂信者啊！而你現在竟被吊在
十字架上，成爲警戒後人的先例。

十四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濕潤的風，枯裸的地面，
車馬在泥濘道上顛連，
我的內心在唱着，響着，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這是古代歌曲的尾韻，
我的乳母會常常唱吟——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它響着號角般的聲音。

歌中唱一個殺人兇手，
他是生活得快樂而優遊，
但終被吊死在樹林裏，
懸掛在老楊樹的枝頭。

兇手的死刑判決宣言，
釘緊在楊柳樹幹上面，
這是對於私刑的報復，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太陽是個控訴者，是他
使兇手的罪惡被宣判，
鄂悌里臨死時也叫着：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燃！』

想到了歌，就也想到了
我那乳母，那慈愛的老人，
我又見她那蒼黃的臉，
和滿臉的折皮與皺紋。

她生長在明斯特地方，（註）
她能講可怕的妖魔傳，
童話，以及民間的歌謠，
她都有着豐富的肚藏。

【註】 明斯特：Muensterland

我的心臟是怎樣動悸，
當老人講到一位王女，
她梳着那金色的頭髮，
孤寂他獨坐在荒郊裏。

她的職務是看守鵝羣，
做了鵝女，她趕着鵝羣，
傍晚再從城門通過時，
她站定了，她非常傷心。

因為她看見一個馬頭，
高高地懸釘在那城頭，
那原是她可憐的馬，
她騎着牠來異國漂流。

王女深深地嘆息着說：

『哦！法拉達，你這樣吊着！』

那馬頭也向下面叫道：

『哦！可憐，你是這樣流落！』

王女深深嘆息着說：

『倘若呀被我媽媽察覺！』

那馬頭也向下面喊道：

『她的心呀一定要疼破！』

我聽時是緊閉着呼吸，
當老人嚴肅地，輕聲地，
講到那紅鬍子的事蹟，
講到我們神祕的大帝。（註一）

她安慰我，說他沒有死，
雖然學者們說是事實，
他平安的躲藏在山裏，
同着他的武裝的戰士。

山的名字叫做基甫屋，（註二）

【註一】 紅鬍子大帝指德意志皇帝費烈得第一
（Friedrich Barbarossa 1123 ——
1100）曾被稱為神聖羅馬皇帝，德國
民間會非常敬仰他，相信他沒有死。

【註二】 基甫屋：Kyfbuser

那裏面有着一個洞府，
有高高的圓頂的廳堂，
吊燈的光是那麼陰鬱。

第一間廳堂用作御廄，
裏面飼養着良馬數千，
牠們裝配得非常華麗，
牠們都站在秣槽前面。

但這些駿馬非常平靜，
不踢一脚，也不發嘶聲，
牠們都裝着鞍，帶着轡，
默默地，好像用鐵鑄成。

在第二間廳堂的中間，
有士兵躺在枯草上面。
幾千兵士，都有着鬍鬚，
和武勇的反抗的容顏。

從頭到腳都配着武裝，

但他們這所有的好漢，
全都在那兒不搖不動，
却沉沉地進入了睡鄉。

第三間廳堂裏堆着的，
全是盔甲，網鐵和銀器，
全是刀劍，長槍，和戰斧。
還有古法蘭克的火器。

大炮很少，但已够多了，
因為這全都是戰利品，
中間高插着一面大旗，
上面的顏色是黑、紅、金。

大帝住在第四間廳堂，
已過了幾百年的時光，
他坐在石櫬上，石桌前，
他把頭支持在手腕上。

他的鬚鬚拖長到地面，

是紅色，好像一堆火燄，
他常蹙緊着那眉頭，
他有時也閃動着兩眼。

他是在睡還是在凝想，
沒有人能完全够看穿，
然而，倘若是時候到了，
他就強烈地全身搖撼。

抓緊了那漂亮的旗幟，
他就大叫道：『上馬！上馬！』
他的戰士就醒來，跳起，
地上就響着一片嘈雜。

每個人都向馬上飛身，
馬踢動着脚，發出嘶聲，
他們馳向嘈雜的世界，
隊伍裏有悠揚的號聲。

他們很善騎，也很會打，

他們不顧一切地衝殺，
大帝下了嚴厲的判決，
他要把兇手拿來懲罰。

高貴，美貌驚人的少女，
金色捲髮的格曼尼亞
就是被這兇手陷害的，——（註）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多少人都以為能藏躲，
微笑地在城堡裏坐着，
他跳不過報復的絞繩，
跳不過紅鬚子的怒火。

多麼可愛呀！多麼密甜，
這老乳母的童話語言，
我迷信的心歡呼着說：
『太陽，你這控訴的火燄！』

【註】 格曼尼亞：Germania

十五 紅鬃子的馬匹

一陣細雨淅瀝地落下了，
冰冷，就像縫針的尖端。
馬兒悲傷搖動着尾巴，
牠流着汗，在泥濘裏掙扎。

駕駛者吹起號角，
他吹着我所熟悉的古歌——
『三個騎士向城門馳去了！』
使我感到夢一樣的情調。

它使我想睡，我竟睡了，
看呀！我終於進入了夢裏，
我彷彿也在那奇異的山中，
陪伴着紅鬃子的大帝。

他已不再坐在石凳子上，
不再憑在石桌前，像石像一樣，
也不再那樣威嚴，
像人們平常的想像。

在廳堂裏他踱來踱去，
和我交談着瑣屑的言語，
他向我談論他的奇珍和寶物，
顯出一副骨董家的神氣。

在武器的廳堂裏，
他解說那戰棍的使用方法，
他用鼈皮在一些劍上撫擦，
把上面的鐵鏽擦下。

他拿起一把孔雀扇！，
來清掃各處的塵灰，
清掃了很多的甲，很多的冑，
也掃清了很多的尖盔。

他又拂落了旗上的塵灰。
而且他說：『我最值得驕傲的是：
沒有蠹蟲來把綢料嚙壞，
木料也完全沒有蛀蝕。』

當我們走進第二間廳堂，
睡熟了幾千戰士在地上躺着，
他們全有着戰鬥的裝備，
老皇帝很滿意的說：

『我們要輕輕地談話，輕輕地走，
『免得會驚醒了這些人員，
『一百年的時光又流過了，
『發餉的日子就在今天。』

看吧！大帝小心翼翼地走近
那熟睡着的兵士身旁，
他悄悄地在每個人的口袋裏，
遞進一個杜卡特。（註）

【註】 杜卡特：Dukaten

我驚奇的看着他，
他却帶着微笑說道：
『我給每人一個杜卡特，
『作為他一百年的酬勞。』

在馬的廳堂裏，馬排成
長長的，靜默的行列，
這時大帝搓着他的兩手，
像有一種狂大的喜悅。

他數着馱馬，一匹跟着一匹，
又拍拍它們的脊肋，
他數了又數，帶着不安的焦躁，
他戰抖着自己的嘴唇。

『數目還沒有足夠，』
他最後焦躁地說道。
『兵士和武器我却够了，
『戰馬我却仍然缺少。』

『我會派出許多馬販，
『到全世界上
『去替我買最好的馬匹，
『現在已積下了很大的數量。

『只等到數目足了，
『我就要宣起戰端，
『來解救我的祖國，我的德意志民族，
『他們是真誠的渴望着我的登場。』

大帝這樣說時，我就叫道：

『開戰吧！你這位老朋友
『開戰吧！你可以用驢子充數啊！
『倘若你的馬匹不夠。』

紅鬍子微笑着回答說：

『開戰還用不着慌忙，
『羅馬城不是一天建築成的，
『好的東西都得需要時光。

〔 82 〕

『今天不來的，明天一定會來。』

『樹樹生長都是很緩慢的。』

『Chi va piano va sano』

『這是羅馬帝國有名的諺語。』（註）

【註】諺語的意思是：誰走得慢也就是走得穩。

十六 我們也能解放自己

馬車的震蕩驚醒了我，
但眼簾立刻又垂下來，
我立刻又入睡了，
又夢見了紅鬍子。

仍然和他噁舌着，走去走來，
走過一切有回聲的廳堂，
他這樣也問，那樣也問，
熱望着我，說完一切。

他和世界隔離開來
已是很多很多的年代了，
就從七年以後，
他已不會問過一切的事。

他問到摩西·門德爾生，
也問到卡爾新，他很關心地
問到那伯爵夫人杜巴力，
那路易十五的寵妾。（註一）

『哦！大帝』我叫道：『你是多麼落後啊，
『摩西早跟着他的列白卡死去了，
『就是亞伯拉罕，他的兒子，
『也已經死亡，而且腐朽了。（註二）

『亞伯拉罕和列亞，生了

【註一】 摩西·門德爾生(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 德國的啟蒙哲學家，與
勒新(Lessing)是同時代的朋友，他
是音樂家門德爾生的祖父。

卡爾新(Karschin)是德國有名的女
詩人，死於1791，她的孫女赤西(Hel
min Chezy)也是有名的女詩人和小
說家。杜巴力，原文：Du Barry

【註二】 列白卡(Rebecca)摩西的妻。
亞伯拉罕：Abraham

『一個孩子，叫做費里克斯
『他在教會裏很有名氣，
『做到了音樂家隊的大師。（註一）

『老卡爾新也同樣去世了，
『她的女兒克倫克也已經死去，
『赫爾曼赤西、她的孫女，
『据我想來也許還在人世。（註二）

『杜巴力過得誠然快活而且放蕩。
『當路易十五執政的時候，
『到了她的老年時，
『却被用規羅亭刑處死。

『路易十五還算幸運，
『是安靜的在床上死去的，
『十六世却又遭受了規羅亭刑，

【註一】 列亞（Leah）亞伯拉罕的妻。費里克斯（Felix）即大音樂家門德爾生。

【註二】 克倫克：Klenke

『和皇后安東尼死在一起。

『皇后到臨刑時還表示她的大胆，

『這完全合乎她的身份，

『杜巴力却哭呀叫呀的，

『當她被處規羅亭刑的時候。』

大帝突然站住了，

他用嚴厲的眼光看着我，

而且說：『憑着上帝的意志，

告訴我，什麼是規羅亭刑？』

『規羅亭刑』——我解釋着說。

『是一種新的方法，

『人們用這方法，

『來處死任何階級的活人。

『應用這方法的時候，

『是少不了一種器械，

『器械是規羅亭先生發明的，

『所以叫做規羅亭刑。』

『首先把你綁在一塊板上，
『這板壓下來，很快的一送，
『就把你送在二根柱子中間，
『一柄三角屠刀高懸在柱子上面。』

『人們曳動一根繩索，於是屠刀
『那麼輕快，那麼有力的滑下——
『就在這一瞬間，
『人頭就落到下面的筐內。』

大帝截斷了我的話語：

『住嘴你的什麼器械，
『我不願意再聽了，上帝絕不容許，
『倘若我用這樣的器械！』

『皇布和皇后，
『被綁着，在木板上！
『這簡直違反了一切禮法，

『忘記了一切畏敬。』

『並且，你是誰，你竟敢毫不顧忌，』

『用「你」字來稱呼我？』

『等着吧！你這小子，』

『我真要斬去了你狂妄的翹羽。』

『我簡直從深心冒出了怒火，』

『當我聽見了你的話語，』

『你的呼吸已竟就是叛逆』

『就是在作亂造反。』

老人是這樣陷入了狂怒，

對於我是這樣兇暴無理，

於是我也講出了

我自己的法，毫不客氣。

『紅鬍子先生，』我高聲叫道。

『你只是一個過了時的寓話人物啊！』

『走開，管自己睡起來，沒有你，』

『我們也能解放自己。

『共和國的人們會要嘲笑我們，

『而且會給我們難堪的嘲諷。

『倘若他們看見你這王笏和王冠的幽靈。

『也會成爲我們的頭領。

『你的軍旗也不再使我敬仰了，

『舊德意志的傻子們，

『已在「少年會」裏打破了，

『我對於黑、紅、金三色的愛好。（註）

『你最好就留在屋子裏，

『在這古老的基甫屋山裏，

『我已經把事情想透了，

『我們實在用不着皇帝。』

【註】 少年會（Burschen Chaft）德國的學生團體，創立於1815年。

十七 半陰半陽的現在

我和大帝吵了嘴，
在夢裏，當然只在夢裏，——
在清醒狀態中的我們，
誰敢對王侯們發敵對的言語。

只在夢中，在觀念的夢裏，
德國人才敢對他們提起，
他們德意志的意見，
它是被深深地藏在忠實的心裏。

當我醒來時，正經過一片森林，
那許多樹木的形影，
那赤裸裸的木質的現實，
驚散了我的夢境。

老柵樹是嚴肅地搖着頂蓋，
 樺樹和牠的枝葉也把頭降低，
 這是警告的表示，——我於是叫道：
 『請原諒我啊！我親愛的大帝！

『原諒我，紅鬍子，原諒我急躁的言詞，
 『我知道你是比我更聰明得多的，
 『而我却那麼缺少耐性——
 『你只管快來吧！我的大帝，

『你若厭惡規羅亭刑，
 『就仍然用舊時的刑具，
 『對尊貴的人用劍來砍頭，
 『對市民和粗衣的農人用絞繩吊起。

『要緊的是得常常掉換，
 『把尊貴的人也拿來吊起，
 『把市民和農人砍頭，
 『因為我們同是上帝創造的。

『再建立起那慘毒的刑事裁判所，
『那是查禮第五的創作，
『把人民仍舊加以劃分，
『分成等級，行幫和組合。（註）

『把舊日的神聖羅馬帝國
『再來建樹，建樹起它的全部，
『把最腐臭的拉圾也帶回來，
『連同一切的騙術。

『中古時代，無論如何，
『只要是真正的中古時代，
『我還能夠忍受——只要脫離了
『這半陰半陽的現在。

『脫離這醜陋的騎士制度，
『這令人作嘔的混合物，
『它混合着古式的玄想，和近代的欺騙。

【註】 查禮第五，（Karlsdes Funften 1500-1558）為歐洲最後一個神聖羅馬皇帝。

『它不像魚，也不像肉。』

『把小丑的隊伍趕開，』

『把這戲院封閉，免得在這裏，』

『讓他們把前代的史實塗污。』

『你只管快來吧！我的大帝！』

十八 明登的惡夢

明登是一座堅固的城堡，
有優良的守備和兵庫，
但這普魯士的要塞，
我却不願意守護。（註）

我們到達時是在傍晚時分，
吊橋的板發着可怕的響聲，
當我們從上面經過時，
黑暗墾壕的大嘴，像要吞吃了我們。

高聳的城樓窺望着我，
是那末忿怒啊，那末兇惡！
巨大的城門在軋軋聲中打開了，
又在軋軋聲中重行關鎖。

【註】 明登：Minden

啊！我的靈魂多麼憂悶，
就好像奧迪賽的靈魂，
當他聽見那坡利費姆，
竟把巖石塞着了洞門。（註）

一個軍官向車前走近，
來查問我們的姓名，
『我名叫「無人」，是眼科醫生，
『治愈過巨人瞎了的眼睛。』

更壞的是到達了旅館，
我心情惡劣，甚至不能進餐，
我立刻躺到床上去，但不能入睡，
被蓋是那麼沉重地壓在我的身上。

【註】 奧迪賽(Odysseus)希臘神話中的英雄，
帶領希臘軍隊打下了特洛亞(Trye)
城，歸途中會遭受很多魔難，如在西西
里島上，就被獨眼巨人坡利費姆(Pel-
yhhom) 殺死了部下，並被困在山洞中
，幾乎致死。後來趁巨人睡熟，刺壞了
巨人的眼睛，才得免於難。

這是寬大的毛羽臥床，
帳子是用紅色綾緞，
頂罩是蝕退了的金色，
垂吊着骯髒流蘇一串。

該咀咒的流蘇，整夜裏，
奪去了我可愛的休息，
它威脅地懸掛在我的頭上，
就像戴莫克利的劍一樣銳利。（註三）

時而出現一個蠅頭，
神祕的向我啾啾着說：
『你已經到城堡裏來了，
『你就沒有方法逃脫！』

『唉！我只願，』——我歎息——

【註】戴莫克利，Daimokles 紀元前 400 年
左右希臘一個暴君的佞臣。暴君有一次
會爲他開放盛宴，同時在他的頭上用馬
尾吊着一把銳利的寶劍，『戴莫克利的
劍』，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出來的諺語。

『我只願仍然是在家裏，
『在巴黎的魚市區，
『和我親愛的妻生活在一起。』

時而又覺到有件什麼
輕輕地在我的額上撫摩，
就像那冷酷的檢查官的手，
使我的思想也不能不退縮。

一羣憲兵裹着死人衣裝，
一羣白色幽靈的集團，
圍繞了我的臥床，我還聽見，
神祕的鐐鎧的聲響。

流蘇，這麼討厭而又骯髒，
它又來到我的頭上，
但它現在變成一隻禿鷹，
有着利爪和漆黑的翅膀。

它現在彷彿普士的大鷹，

它把我的身體抓得緊緊，
它從我肚裏攫取了肝臟，
於是我大叫，我哀鳴。

我哀鳴，很悠長，——一直雞叫了，
這熱病般的夢境才被驚散，
大鷹仍又成爲流蘇，
我仍睡在明登，流了滿床大汗。

我乘着驛車離開此地，
一直到畢克堡的地區，
在這外界自由的大自然裏，（註）
我才算有了舒暢的呼吸。

【註】 畢克堡：Bückeburg

十九 漢諾威的國王

哦！丹東，你犯了極大的錯誤，
你的錯誤不能不受到反駁，
我們就能在自己的脚下，
在鞋邊，帶走自己的祖國。（註）

半幅王候的領土，這壁克堡，
都粘着在我的鞋上了，
我生平從沒有見過啊，
這樣粘膩的路途！

【註】 丹東（Danton）法國大革命時候的一個領袖，曾被更急進的羅伯士庇爾，（Robespierre）在政治上打敗，當他臨敗的時候有人勸他逃走，他不肯逃，並說過這樣的話：『走？難道能把祖國繫在鞋底上帶走？』表示他不願離開法國，因此被捕殺了。

我停留在壁克堡的城裏，
來觀看這祖籍的城堡，
我的祖父就在這兒生長，
雖然祖母是生在漢堡。（註一）

正午來到漢諾威城，（註二）
來把我的長靴洗靜，
我又去遊覽這城市，
一刻我也不願意辜負我的旅行。

我的上帝，這兒算是顯得清潔了！
街道上沒有半點兒泥濘，
這兒有許多華麗的建築物，
形成了非常莊嚴的一羣。

我特別中意一塊很大的地方，
有體面的房屋圍繞着它，
這兒住着國王，這兒有着他的宮庭，

【註一】 漢堡：Hamburg

【註二】 漢諾威：Hannoever

它有着一個美麗的外殼。

（這就叫宮庭），在大門前面，
兩傍各有一個衛兵站崗，
披着紅色大氅，拿着火鎗，
那樣子真嚇人，真野蠻！

我的古蹟嚮導者說：『在這裏住着的，
是恩士特·奧古斯脫，是舊派的，
保守黨的君主，是貴族，
雖然老了，仍是強健活潑。（註）

隱者似的，他安靜地生活在這裏，
因為有我們親愛的朋友，
用不足的勇氣保護着他，
比一切的衛隊還要安穩。

【註】 恩士特·奧古斯脫：（Wnst August
1771-1851）是英王喬治第二的第五子，
1847年做了漢諾威王。因為違反憲法，
被格廷根（Gottengen）六七個教授所反
對而有名。

〔102〕

我有時也看見他，就只聽他訴苦，
說他的職務啊，是多麼無腳！
這國王的職務，這漢諾威的國王，
這兒呀他就像罪人住在囚牢。

他過慣了大不列顛的生活，
這兒對於他是太窄狹。
他害憂鬱病了，他非常害怕，
他好幾次幾乎自殺。

有一天，我見他很悽愴的彎着腰，
在壁爐前面，在早晨的時候，
用高貴的手，他親自
替病狗煎一副瀉藥。

二十 鵝又吃完了時

從哈爾堡再一個鐘頭，
就到了漢堡；已是黃昏了；（註）
天上的星星向我打着招呼，
空氣是柔和而又暢爽。

會見了我母親的時候，
她快樂得簡直吃驚了，
她叫一聲：『我親愛的孩子，』
於是緊緊地擁抱了我。

『我親愛的孩子，
『就這樣十三年過去了！
『你是非常餓了吧？——
『說！你想吃點什麼？

【註】 哈爾堡： Harburg

『我有鮮魚和鵝肉，
也有鮮美的橘子』——
於是給我鮮魚和鵝肉，
還有那鮮美的橘子。

見我吃得非常起勁，
母親是幸福而且高興，
她這也問我，那也問我，
有時間得很不好聽。

『我親愛的孩子，在外國地方，
『你也過得很如意嗎？
『你的妻子也會操持家務，
『她會給你補襪子和襯衣？』

『鮮魚很好，親愛的媽媽，
『但必須要靜靜地來剔它，
『否則就容易刺痛人的喉管，
『請你現在不要擾我。』

當我剔吃完了鮮魚，
就又來了鵝肉。
母親這也問我，那也問我，
甚至問到使我發窘。

『我親愛的孩子，在那一個國家，
『你覺得過得很好？
『這兒？還是法國？是那一個國民，
『在你的眼中價值更高？』

『德國的鵝固然很好，
『親愛的媽媽，但法國人
『更比我們善於喂鵝，
『他們的醋料也有味得多。』

鵝又吃完了時，
就用橘子來款待我。
橘子是那麼甜蜜，
完全出乎我的意想。

母親又非常心滿意足地，
在那兒開始發問，
問到我成千的事情，
甚至於非常討厭的事件。

『我親愛的孩子，你告訴我，
『你還高興幹政治活動嗎？
『你屬於什麼黨派？
『對什麼黨派你確有信心？』

『橘子很好，親愛的媽媽！
『我抱着真正滿足的心情，
『吸食了它甜蜜的液體，
『但却丟棄了它的外皮。』

二十一 漢堡的大火災

這燒毀了一半的城市，
它的恢復啊，多麼遲遲！
像被剃光了一半的大狗，
多麼淒涼呵！這漢堡市！（註）

不見了多少條街巷，
使我氣悶，使我茫然，——
那一間屋子那裏去了，
我第一次給愛人接吻的屋子？

那印刷所在那裏，
我刊印『旅行記』的印刷所？
那裏是賣牡蠣的店舖，

【註】 漢堡的大火是從1842年五月五日開始，
延燒連三日。

我在那兒吃第一次的牡蠣魚？

那裏是 Dreckwall, 啊 Dreckwall? (註)

我找它，毫無蹤影！

那些園亭都那裏去了，那些園亭，

我會在裏面吃過許多點心？

議院又在那裏？那元老院，

和衆議院開會的地點？

啊！火燄的劫掠！這火燄啊，

就是神聖它也不肯饒恕。

人們還恐怖地嘆息着，

用悲哀的容顏，

他們向我敘述

大火災可怕的歷史。

『是四面八方同時焚燒起來，

【註】 Dreckwall 飲食店的名字。

『人們只看一片火燄和煙塵，
『教堂的尖塔着火了，
『在嘩啦啦的響聲中它崩潰下來。

『古舊的交易所也被毀壞，
『我們的父祖曾經在這兒往來，
『在幾百年的長期間，他們相互間，
『是盡可能地以誠相待。

『那銀行，那城市的銀的靈魂，
『那簿子那為每一個人
『記着存款數目的簿子，
『謝謝上帝！它還沒有失遺。

『謝謝上帝，我們獲得捐款
『甚至從最遠的國家裏，——
『這是盤好生意，——總的收入，
『竟達到八百萬數目。

『管義賬箱的人，都是真正的

『基督教徒和善男信女，
『他們都不使用左手，
『無論多少都用右手獲取。

『從一切國家流出金銀，
『流到我們伸開的手掌裏，
『我們也收下了食物，
『對任何施捨也不以為恥。

『人們送來足夠的衣服和床鋪，
『也給我們麵包，湯，和肉！
『甚至還有普魯士的國王，
『想送給我們他的隊伍。

『物質的損害得到補償，
『它的價值並不難估量，
『但那恐怖，我們的恐怖，
『却誰也不能使它平復。』

我却興高采烈地說：『可愛的人們，

『你們不必哀嘆和啜泣，
『特洛亞是比這更好的城市，
『但還要被燒毀在火裏。

『再把你們的房屋建築起來，
『把你的污水掏空，
『爲你們造出更好的法律，
『和更好的消火唧筒。

『不要把太多的查耶納胡椒，
『放在你們的犢頭假龜湯裏，
『你們的鮑魚也不很衛生，（註）
『它帶着鱗，調味又那麼濃膩。

『你們的大害並不是吐綫鷄，
『要防備的是一種鳥的詭計，
『防備那巧於下蛋的鳥，

【註】 查耶納胡椒原文是 Cayenne-Piment。
犢頭假龜湯，是用小牛頭煮成的假龜湯，原文是 Mockturtle-Suppe。

『能下蛋在市長的假髮裏。』

『誰是那討厭的鳥，』

『我用不着向你說起——』

『想到它，』

『我就由不得要發嘔吐。』（註）

【註】 這一段是諷刺普魯士人的活動，他們正在努力把漢堡也拉進稅關同盟裏去。

二十二 人的改變

比城市更觸目的
是人的改變，
他們走來走去，那麼悲哀，頹喪，
就像活動的廢墟。

瘦削的人更纖弱了，
胖子却更加肥滿，
小孩變蒼老了，老人却變得幼稚，
這是大多數的事實。

多少人離我時還是小犢，
再見時却成了壯牛，
多少幼鵝都成了大鵝，
都帶着自負的羽毛。

〔114〕

老年的古得爾，還塗脂抹粉，
妖豔得就像人魚，（註一）
她還有黑色的捲髮
和潔白耀眼的牙齒。

那賣紙的商人，我的朋友，
他的容顏最現老，
他金黃的髮在頭上披着，
就像約翰，那位洗禮的施行者。

我只從遠處望見了某某
他在前面很快溜過了，
聽說他的靈魂已被燒壞，
但在比伯爾那兒還有金錢保險。（註二）

【註一】 古得爾(Gudel) Dreckwall 的一個猶太女人。

【註二】 某某，據說是指海涅的叔父 (Salomon Heine)的女婿Dr Aodolf Halle, 他和海涅青年時代的愛人結了婚。

又見了我的老檢查官，
碰到他在鵝市上，
在霧氣裏，他瀟着腰，
看起來神氣非常沮喪。（註一）

我們握了手，
這人眼裏竟浮出淚水了，
再見了我，他是多麼歡喜啊！
真是一幅動人的圖景。

找不到所有的人，
多少人都逝世了，
啊，甚至我的龔佩里諾，
我也不能再遇見了。（註二）

【註一】老檢查官霍夫曼（Hoffmann,）他代表官方檢查和刪削過海涅的著作。

【註二】龔佩里諾（Gumyelino）是一個銀行家，真名叫 Sagaruo Gumpel，是海涅的親戚。海涅把他用作自己的一部著作“Batorn Von Lueca”裏的模特兒，並取名Gumpelino。

這貴人的靈魂，
現在已經昇天了，
他現在已成了光輝的歌頌天使，
飛到耶和華神的寶座周圍去了。（註一）

我到處尋不到

那個傻的安東尼，（註二）
他曾在漢堡的街市上
兜賣過陶製的夜壺和茶具。

小麥耶爾是否還在人世，
我却知道得不很確實，
他不見了，但我沒有
向柯耐特問起他，我忘了。（註三）

【註一】 歌頌天使，原文 Seraph，是專門在上帝周圍唱讚美歌的一種天使。

【註二】 安東尼 Adonis

【註三】 麥耶爾 Mayer，一個著作家和戲劇批評家。柯耐特 Cornet，漢堡市立戲院的唱歌家和助理人。

薩爾拉斯，那忠實的彪犬也死了，
 是一個大的損失，我敢發誓，
 與其失去了牠，參姆伯寧願
 失去一整批的著作家。（註）

有史以來，漢堡城的市民成份，
 就從猶太人和基督徒構成，
 後者較為慳吝，
 也是實際的情形。

基督徒們都非常良善，
 他們也吃很好的午餐，
 他們交易支付得很準確，
 決不把最後的限期超過。

猶太人又有分派，
 分成兩個不同的黨派，

【註】 薩爾拉斯 Surras 狗名。參姆伯 Campe，
 漢堡的一個出版家，海涅的著作就是給
 他發行的。

老派要進猶太食堂，
進寺院的却是新派。

新派吃豬肉

有反抗的表示，
是民主主義者，而老派
却帶着貴族的性質。

我愛老派，我愛新派，
但憑着永生之神，我發誓，
我更愛的是某種魚兒，
黨餅就是牠的名字。

二十三 漢堡的守護神

作爲共和國，漢堡並不偉大，
像威尼市和佛洛倫斯，
但漢堡有更好的牡蠣，
最好的在羅倫茲的酒店裏。（註）

一個美麗的傍晚，
我和參姆伯來到店裏，
我們要在那兒一齊享受
萊茵的美酒和牡蠣。

那兒又找到很好的伴侶，
看見許多老友，
使我歡喜，像喬費皮，

【註】 羅倫茲：Lorenz

還有許多新的兄弟。(註一)

那是威勒，看他的臉，
像一本紀念冊，上面有
學院裏擊劍的敵人，用傷痕
極鮮明地刻成的簽名。(註二)

那是福克斯，一個執迷的異教徒，
是耶和華神的私人仇敵，
只相信黑格爾，或再加上
塔諾法的美神。(註三)

我的參姆伯是安菲特里莪，

【註一】 喬費必：Chaufepie

【註二】 威勒：Wille

【註三】 福克斯：Fucks 以上幾人都是在漢堡多少有些名氣的。塔諾法：Tanova, (Antonio 1757-1822) 意大利的彫刻家，他首先以自然和人體的忠實研究來作彫刻，反對舊來的不現實的作風。

在狂歡之中他微笑着，
他的眼裏放射出幸福，
像一個充滿光輝的聖母。（註）

我又吃又喝胃口很好，
內心裏却尋思道：
『姆參伯這人實在偉大，
『是一切出版家的鮮花。

『另外的出版者，
『說不定要我餓肚子，
『他却肯請我喝酒，
『願永遠和他攜手！

『我感謝上天的造物，
『它創造了葡萄的液汁，
『又給了我這個出版者，

【註】 安菲特里莪：Amphitryo 是莫里哀的一個劇本；“Amphitryon”裏的主人翁爲人很慷慨。

『這朱里亞，參姆伯。

『我感謝上天的造化，

『通過他偉大的變化，

『把牡蠣生在海洋，

『把萊茵酒產在地上。

『它又讓長出了檸檬，

『用它來滋潤牡蠣——

『使我今晚的食物，

『消化得那麼容易！』

萊茵酒，總令我感到柔和，

它使我一切內心的煩擾

都得到緩和，並在我胸中，

點燃起人類愛的慾火。

它迫使我走出房屋，

我不得不到街頭散步，

我的靈魂尋找一個靈魂，親望着，

婦人們潔白深情的衣服。

爲着哀愁和渴望；

我會消融在這樣的瞬間，
一切巷道都令我覺得灰暗，
一切婦女都成了海倫。

我來到得勒班街，（註）

在月光裏我看見
一位尊嚴的女性，
一位嫵雅得可驚的婦人。

臉龐是圓的，完全健康的，
眼神像土耳其的藍玉，
玫瑰般的兩頰，櫻桃似的嘴，
鼻子也帶着微紅。

頭上帶着一塊頭巾，

【註】 得勒班街：Drehbahn 當時住賣淫婦
的街。

是潔白的，漿硬的布帛製成，
摺疊得像一頂勝利冠，
帶着小塔，和鋸齒狀的尖角。

穿一條白淨的裙子，
拖長到她的小腿，
啊！是何等樣的小腿，
像兩座多利式柱脚般優美。

最近人情的純樸，
在她的容貌裏流露，
而那不平凡的背影，
却洩漏着更高的質素。

她走近了我，對我講：
『又得在易北河上歡迎你，
『雖然已是十三年的別離——
『我看，你還是依然故我！

『你想找那些美麗的靈魂吧！

『他們曾經時常和你相遇，
『並在這美麗的地方，
『通夜和你歡聚。

『生活，那怪物，吞噬了他們，
『那多頭的怪蛇。
『你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光陰，
『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友人！

『你再找不到如愛的鮮花，
『那少年們心中的神聖，
『他們開在此地，如今已經凋謝，
『暴風雨摧毀了他們。

『凋謝，被摧毀，甚至被踐踏，
『在粗鹵的運命的腳底，
『我的朋友，這就是在人世上，
『一切美麗而甜密的事物的遭際！』

『你是誰？』我叫了『你望着我，

『如像一個古代的夢景——
『你住在那裏，偉大的婦女？
『我能不能陪你同去？』

婦人微笑着說：

『你弄錯了，我是一個精緻的，
『高雅的道德的化身，
『你弄錯了，我不是那樣一個人。

『我不是那麼一個小侍女，
『不是一個什麼羅勒亭，
『要知道，我是漢莫尼亞，
『是守護漢堡的女神！（註）

『這一下你要吃驚了
『雖然你也是勇敢的詩人，
『還要陪我去嗎？現在？
『好吧！那就一刻也不要遲疑！』

【註】 漢莫尼亞：Hommonia。羅勒亭：Foret-
tia 巴黎人用來稱呼一般妓女的稱呼。

『我大笑起來，叫道：

『我立刻跟你！——

『你走在前！我跟在後，

『走向地獄裏去！』

二十四 我染上了懷鄉病

說不出來，我如何
走上狹窄的台階，
也許有無形的精靈，
把我攙扶上來。

這漢莫尼亞的小屋裏，
我的時間流得真快，
女神向我訴說，說出她
對我不變的同情。

『你看』她說『在早前，
『我最佩服的
『是在虔誠的七絃琴上
『歌頌救世主的詩人。

『在棚頭上，還有我的
 『克洛普斯托克的胸像，
 『但多年來它的用處，
 『只作了我頭巾的架台。（註）

『你提我的親人，你的肖像
 『掛在我的床頭，
 『你再看，一個嶄新的月桂冠
 『圈着那可愛的像框。

『只一點要向你說明，你經常
 『對我的兒子作殘酷的批評，
 『這有時很使我傷心，
 『願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

『我相信有的是時間，
 『會改變這種蠻橫，
 『那時你會有更大的忍耐，

【註】 克洛甫斯托克 (Klopstoek 1724—1803)

德國詩人，以做宗教敘事詩有名。

『即使對待愚頑的人。

『但告訴我，你怎樣想起

『要旅行到北方去

『在這樣的時季，

『已到了嚴冬的天氣？』

『啊！我的女神，』我答說。

『有許多思想，在人心的深底裏，

『它睡眠着，又常常

『蘇醒起來，在意外的時期。

『我的外貌非常安泰，

『內心裏却有憂慮，

『苦悶一天比一天增進，

『我染上了懷鄉病。

『原是多輕快的法國空氣，

『開始令我感到壓抑，

『我必須來這兒獲取

『德國的呼吸，以免使我窒息。

『我渴望着泥炭的臭味，

『和德國的煙草氣息，

『焦燥使我的腳腿戰慄，

『它急於要蹣上這德國的土地。

『夜裏我常常嘆息渴望着，

『再見那位年老的婦女，

『她住在單姆朵耳，

『洛蒂就是她的鄰居。（註一）

『還有那可敬的老紳士，

『他常常給我嚴厲的申斥，

『又常常寬容地庇護過我，

『這人也有令我嘆息的價值。（註二）

【註一】 年老的女人，指海涅的母親。洛蒂即海涅的姐姐。

【註二】 老紳士指海涅的叔父（Salomon Heine，海涅幼年時受他撫養。

『我願意從他的嘴邊，
『再聽見說「糊塗的青平！」
『它永遠像音樂一樣，
『能打動我的我心弦。

『我想念那青藍色的煙氣，
『從德國的煙突裏升起，
『想念下撒克遜的夜鶯，
『想念靜謐的掬樹叢林。

『我甚至對那些地方想念：
『想念我的受難地點（註）
『在那兒我背過青年的十字架，
『戴過荊棘的冠冕。

『我願意哭泣，在我曾經

【註】 受難的地點：耶蘇被捕受磔刑前，背着十字架戴着荊棘的冠，沿路受到十二種磨難，受這些磨難的地點就是受難地點。原文是 *Die Leidensstation*。

『痛哭過的所在地，
『這樣愚癡的企望，我相信
『正是愛祖國的心地。

『這一切我都不願意多講，
『它實際上只是一種病患，
『靦靦的生性，使我常常
『在人前隱蔽起我的創傷。

『我討厭的是那班流氓，
『爲着要使人心惑亂
『抬出了愛國主義的假招牌，
『帶着它一切的濃瘡。

『無恥的卑劣的叫花子，
『只盼望着人們的布施，
『一個芬尼的名氣，
『賞給門徹爾和他的夏本班子。（註）

『啊！我的女神，今天的你
『才得見我有溫柔的心情，
『我有些病，但已稍好了，
『我很快就會全癒。

『是的，我有病，但你能
『充分振奮，我的靈魂，
『只需要好茶一杯，
『並不一定也用蔗酒攪混。』

【註】 芬尼 (Der Pfonig) 德國銅幣，一個馬克的百分之一『一芬尼的名氣』即不值錢的濫名譽。

門徹爾 (Menzel 1798-1873) 德國反動的歷史家，詩人，和甲安 (見本書忒陀堡的森林一章) 一黨，反動的普魯士國家主義者，並在文字上反對過海涅，本書的自序裏所抨擊的就是他。本書『科隆的廟宇』一章內也提到他。

二十五 我發誓保守緘默

女神幫我烹茶，
並放進了蔗酒，
她自己却全不用茶，
僅只倒了蔗酒。

她的頭靠近我的肩膀，
那勝利冠，那頭巾，
有點皺折了，
她用柔和的聲音向我講：——

『我想起來就常常恐懼，
『你居住在風化不良的巴黎，
『全然無人看管，讓你混在
『那些輕浮的法國人裏。

『你在那兒流蕩，
『你的身邊始終缺少
『一個誠實的德國出版家，
『像老師樣的提醒你，引導你。

『那兒又有多麼強大的誘惑，
『那兒有很多空氣的精靈，（註一）
『他們是不健康的，但很容易，
『使你失去靈魂的自由。

『不要去吧！留在我們這兒！
『這兒還統治着教養和道德，
『而在我們中間，會開花似的，
『展開許多靜默的喜悅。

『跟我們留在德國吧！在這兒
『會比前更令你適意，
『我們在前進，這進步
『你一定會親自看見的。

『連檢查官也不再頑固了，
『霍夫曼老了，也較溫和了，
『不會再帶着青年的忿怒，
『來刪削你的「旅行記」了。

『你也較老了，較溫和了，
『你更能適應環境了
『甚至也會對於過去，
『用較好的眼光來看待了。

『是的，以前我們看德國的情形，
『像那麼可怕，那都是誇大，
『人們還能用自殺脫逃
『奴隸生活，像在古代羅馬。（註）

『人民享受着思想的自由，
『自由爲着廣大的人羣，

【註】 古羅馬時代奴隸會因不堪壓迫，切斷自己的動脈自殺。本書：『禿陀堡的森林』一章第十段可參考。

〔 188 〕

『只有少數人受到限制，
『限制他們印刷的自由。

『已沒有非法的專制，
『即便是最惡的煽動家，
『倘若沒有法庭的裁判，
『决不剝奪他做國民的證章。

『德國的情形並不太惡劣，
『雖然有許多時代的糾紛，
『相信我，沒有一個人餓死，
『在德國的監獄裏。

『在過去開過花的，
『是信仰和激情，
『那表現得多麼美麗，
『現在却只有懷疑，否定。

『視實的，外界的自由，
『就要把空想摧毀，

『空想包藏在我們心胸裏，
『純潔得像百合花的夢境！

『我們美麗的詩歌也會凋謝，
『它現在已有些凋零了，
『在死去的國王中間，
『弗萊里格拉斯的摩倫王也死了。（註）

『孫輩們的吃喝會很豐足，
『但不是在傍觀的冷靜之中，
『眼前轟響着一齣鬧劇，
『最後出現的才是牧歌。

『啊！倘若你保持緘默，我就
『為你打開命運的記錄，
『我讓你從我的魔鏡裏，
『來窺看將來的日月。

【註】 弗萊里格拉斯的摩倫王，(Freiligratho
Mohrenkonig) 名摩倫王即摩倫族人
(Mohr)的王。

[140]

『一切凡人所見不到的，
『我會讓你能夠看見，
『看見德國的將來，
『啊！只怕你不能緘默！』

『我的神！啊女神！』我狂熱的叫起來，
『那會是我最大的喜悅，
『讓我看見將來的德國，——
『我能保守信用，保持緘默。

『只要你向我提示
『我願為你發任何誓言，
『我為你保證緘默，
『說罷，我怎樣發出誓言？』

她却回答說：『爲我發誓，
『照亞伯拉罕長老的方式，
『如像他叫埃利賽做的，
『當埃利賽準備出發的時候。（註）

【註】亞伯拉罕長老(Abraham)埃利賽Eeicser

『把我的衣服掀起，把你的手
『放在下面我的腰部，
『爲我立誓，保守緘默，
『用語言，也用詩句。』

一個嚴肅的瞬間，
舊時代的風向我吹燭，
當我發出了誓詞，
按照這古時候族長的習慣。

我掀起了女神的衣服，
把手放在她的腰部，
我堅決發誓保守緘默，
用語言，也用詩句。

二十六 德國將來的氣息

女神的兩頰顯得通紅。

(我想，是蔗酒向臉上湧。)

她向我說話時，

音調非常憂鬱。

『我變老了。我的生日

『正是漢堡初建時，

『母親是這兒的人魚，

『易北河口是她的生地。

『我的父親是一位大君主，

『他名叫卡洛路·麥格努，

『他有更大的聰明和魄力，(註)

『超過普魯士的費烈特大帝。

【註】 漢堡是中世紀查理大帝建立的。

『王座設在亞深地，就在上面
『他迎受過登極日的典禮，
『他坐這王座，是在夜間，
『它被遺贈給母親，給他的親眷。

『母親又把它傳給了我，
『是一件並不漂亮的傢伙，
『但即使有洛特奇的全部金庫，
『我也決不願把它賣出。（註）

『你看，就在那角落裏，
『擺着一張坐椅，
『皮革的扶手已經破裂，
『墊褥也佈滿蠹蝕的痕跡。

『試走前去，

〔註〕 洛特奇（Maier Amache Rothschild
1743—1812）德國的銀行家，他的幾個
兒子在歐洲各國都經營銀行事業，成爲
世界的金融資本家。

『把坐椅的墊褥揚起，
『從一個圓的窟窿一看，
『是一口鍋嵌在底裏。

『這是一口魔法的鍋，
『有神妙的力在裏面蒸騰着，
『把你的頭伸向圓窟窿上，
『你就看見將來的景象。——

『你會看見德國的將來，
『看見波濤起伏的幻象，
『但不要害怕，倘若
『從污物裏冲出了惡瘴。』

她說着，笑着，笑得很稀奇，
但我並不驚異，
好奇地急忙把我的頭，
向着可怕的圓洞伸去。

我看見的事情，不能宣洩，

我已經發誓要保守沉默，
已不容我再說什麼，
啊！上帝！我嗅見了什麼！——

我一想起就感到厭惡，
那惡劣而令人咀咒的，
嗅覺的序幕，就像腐爛的
白菜和俄國臭皮的混合。

可怕的氣息，啊！上帝！
它一直向上升起，
像有誰在掃除積糞，
掃出了卅六個糞坑！

我完全領會，聖育士特說過的話語，
在從前的公安委員會裏：
『要治癒重大的病患，

『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註）

但這德國將來的氣息，
已經超過了一切，
超過我的鼻子所能接受，
我不能再忍受片刻。

我暈迷了，當我睜開眼睛，
我發現自己仍然在
女神的身邊，我的頭，
靠在她的胸上，很是安閒。

她眼光發閃，她嘴唇發燒，
她的鼻孔有些發戰，
如醉如癡她擁抱了詩人，
以粗野得可怕的熱狂歌唱：

【註】 聖育士特：Saint Just，法國大革命家，
和羅庇士庇爾同屬山獄黨，主張亦同
樣急進，這一句名言與中國的『良藥苦
口』的成語有同意義。

『有一個屠勒的國王，
『他有個視如至寶的酒杯，
『當他從杯中飲酒時，
『他的眼裏總噙着淚水。

『於是他就有了某種思想，
『它總是出乎人的意想，
『於是他就施展才能，發出命令，
『命令人逮捕你，我的孩子！

『不要再到北地去，謹防那
『屠勒國王逮捕你。
『謹防憲兵和警察的追逐，
『謹防那班歷史學派的攻擊。（註）

【註】 歷史學派指德國當時由 Savigny(1779—1861) 所代表的法學派別，主張法律是由民族發展中歷史地形成，重視習慣法反對民主政治立法，這一種思想為當時復古的反動思想界所歡迎。

『我愛你，留在漢堡陪我，
『我們將要又吃又喝，
『吃喝今天的牡蠣和葡萄酒，
『而把那黑暗的將來忘却。

『蓋起它來，莫讓那穢氣
『來擾害我們的快樂，
『我愛你，不下於任何女子
『鍾愛一個德國詩人！

『我和你接吻，我感覺到
『你的天才使我興奮，
『一種奇異的激情，
『統制了我的靈魂。

『我好像聽見，在街上，
『那守夜的人們在歌唱，一
『是結婚的曲調，是讚美歌，
『啊！我甜密的快樂伙伴！

『於是又來了騎馬的從僕，
『帶着瞭亂輝煌的火炬，
『他們在莊嚴的跳着火把舞，
『他們跳着，躍着，搖搖擺擺。

『又來了許多壽星，
『來了高貴賢明的元老！
『市長咳一咳喉嚨，
『預備做一篇演講。

『穿着漂亮制服出現的
『是那些外交團體，
『他們留下了賀儀，
『用鄰國的名義。

『又來了猶太僧侶和牧師，
『來了宗教的代表，——
『啊！連霍夫曼也來了，
『帶着他檢查的剪刀！

〔150〕

『剪刀嘎擦嘎擦地響在他的手裏，

『這野蠻的家伙向前推擠，

『擠到你身邊，——找最好的塊

『剪進你的肉裏。』

二十七 詩的火燄

那奇怪的長夜，
後來發生了什麼，
讓我到暖和的夏日，
再一次向你述說。

騙人的古老族類
要消滅了，謝謝上帝！
他今天正逐漸走向墳墓，
是欺誑病致死的。

一個新族類生長了，
全沒有粉飾和罪惡，
他帶來了自由思想，自由空氣，
這我要向一切人新說。

已開始有青年人，能理解
詩人的信念和赤忱，
能從詩人的心頭取暖，
從他的太陽樣的熱情。

我的心像火一般的愛，
又像火一樣的純潔，
最高尚的雅樂，是從
我的七弦琴上發出的。

就在這張七弦琴上
我的師父也會彈奏過樂章，
他是幸福的亞里士多芬先生，（註）
是嗜好音樂的藝人。

伴着這張七弦琴，他曾經，

【註】 亞里士多芬 Aristophanes，希臘第一個
喜劇詩人，他的作品在諧謔中充滿對社
會政治的諷刺，海涅很讚賞他的作品，
說它是以『破壞世界的思想』為基調寫
的。

唱過派斯特鐵洛的愛情，
 唱他求巴西列亞結爲夫婦，
 唱他和她一同起舞。（註）

我要在最後一章，
 試作一些模倣，
 模倣『鳥』的尾聲，
 它確是師父最好的劇本。（註）

『蛙』也可以，
 這兒有德文的翻譯，（註）
 它正在柏林舞台面上，
 供國王的賞玩。

【註一】 派斯特鐵洛：Paisteteros，巴西列亞（Basillia）都是亞里士多芬喜劇中的人物。

【註二】 『鳥』（Ornithes）亞里士多芬的名著之一。

【註三】 『蛙』同上。

國王愛劇，這是出於
優良的古代情趣；
但先前的國王，却更愛好
現代人的蛙叫。

國王愛戲劇，但如果
那著作人還未死去，
我就要向他勸說，
莫自己到普魯士去。

是真實的亞里士多芬，
事情就不會暢順，
他立刻會被人陪伴，
被憲兵的合唱團。

下流人會立刻得到批准，
准許他們咒罵，而不是奉承，
警察們得到命令
以逮捕對待高人。

啊！國王，爲了你好，
 我要向你勸告，
 死的詩人，你當然要尊重，
 但活着的，更得要你關照。

不要冒犯活着的詩人，
 他們有武器和火陣，
 它比喬維斯的電火還更猛烈，
 而創造者正是詩人。

不怕冒犯神，舊神和新神，
 冒犯一切奧林匹斯的同類，
 以及他們最高的耶和華神，（註）
 只不要冒犯詩人。

懲辦人類的罪行
 神的刑罰確是最無情，
 異常酷熱的地獄之火，

〔註〕 奧林匹斯：希臘神話中衆神所住的山名。

人要被蒸煮，被燒灼。

但也有超渡的方法，
能從烈火把罪人救拔
做靈魂彌撒，向教堂布施，
都能够獲得昇化。

最後的日子，基督降臨，
還要打破那地獄之門，
他即使執行嚴酷的審判，
也還會放免很多的衆生。

但却有一種地獄，任何人
不能從它的拘禁裏脫出，
在這兒祈禱毫無用處。
救世主的寬赦也是無益。

難道你不知但丁的地獄，（註）

【註】 但丁：即意大利詩人 Dante。

那令人戰慄的三部曲？
誰要被詩人關了進去，
就沒有神靈能給他救助。——

那怕是神，是基督，都不能
從詩的火籠裏把他救出！
當心自己！莫叫我們
咒你進了這樣的地獄！

國館移贈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915B

上海圖書館

2013.10.20

88400